

峡江战歌逐浪高

——喜读黄声笑同志的诗集《挑山担海跟党走》

刘家林 张金海

一九七五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《挑山担海跟党走》选收了黄声笑同志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四年的三十六首诗，其中，有长达九百多行的，也有短到四行的。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表达了对毛主席、对党、对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，抒发了无产阶级英雄的豪情壮志，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。三十六首诗中，有二十七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创作的。正是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革命，提高了诗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，丰富了诗人的创作源泉，使他的歌喉更嘹亮了，笔锋更锐利了。“毛主席给我一枝笔，握在手中撑天地，日卷风浪写英雄，夜磨笔尖斩狐狸。”可以说，这正是黄声笑同志诗作的一个总概括。

敏锐地反映新的时代，为党在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，是黄声笑同志诗作的一个鲜明特点。他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：“二十几年来，我写了一些快板、诗歌，都是为了宣传党的中心工作而创作的。”实践证明，他的创作目的既不是为了赚一顶“诗人”的桂冠，也不是为了个人消遣，而是为了宣传党的中心工作，紧密配合历次政治运动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。诗人这种可贵的党性，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得到了增强。在《长江万里一片红》、《山下演出红灯记》、《手举红灯去打锤》等诗中，作者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事物；《挑山担海跟党走》、《站在高峡歌颂党》、《千山万水歌声壮》、《峡江红旗浪里飞》、《乘风破浪向太阳》、《“十大”东风送春来》等则是诗人为文化大革命唱的战歌；在《对准骗子把火开》、《清算“仁”字血泪账》中，作者又将强烈的阶级仇恨，凝聚在笔尖上，向林彪和孔孟之道掷出了一把把匕首和投枪。这些诗无不紧密配合现实斗争，具有很强的战斗性，在今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，重读起来，仍给我们很大的鼓舞。

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，站在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高度，选择生活中的重大题材，提炼具有深刻意义的主题，是黄声笑同志文化大革命以来诗歌创作的一个新特点。以诗集中的四首诗为例，就可以看出：文化大革命来，由于作者能站在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认识生活、反映生活，使自己的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较之文化大革命前有着显著的提高。同是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，文化大革命前的《运粮》，主要赞美搬运工人在一次劳动中的冲天干劲，比

起文化大革命后的《劈风斩浪送栋梁》来，就要逊色了。《劈风斩浪送栋梁》选取特大枯水季节拖双排出川江这一中心事件构成典型情节，把环境设置在“七十年代第一春”，通过描写激烈的阶级斗争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党的“九大”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，揭示了“大江总有风和浪，文化革命得胜利，敌人还会磨刀枪”的规律，告诫人们要警钟长鸣、继续革命：“掌舵先要明方向，基本路线记在心，莫看江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百丈深。”读后，给人深刻的启发。又如：同是反映码头建设题材的诗，文化大革命前写的《一天更比一天强》和文化大革命中写的《挑山担海跟党走》也有明显的区别。前一首通过“前天”、“昨天”、“今天”、“明天”的层层对比，主要反映了码头建设的飞速发展，歌颂了机械化的优越性。而在后一首里，作者却将笔锋紧扣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弓弦，在描写机械化、展示码头日新月异的变化过程中，突出了港口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、走群众路线和崇洋媚外、扼杀群众的革命积极性、破坏港口建设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尽情地抒发了工人阶级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”的豪情壮志。

黄声笑同志诗作的又一个特点，是满腔热情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，展现英雄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。打开诗集，我们就看到了一批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。他们中有“高峡扬起顶风帆”，“舵直不怕航道弯”的英雄舵工（《站在高峡歌颂党》）；有“挥手能退峡中雾，挺胸竖起顶风墙”的老船工（《峡江浪里红旗飞》）；有“惊涛骇浪脚下踩”，“逆风吓退千里外”的英雄放排工（《打开夔门放木排》）；有“蜀水千里劈大道，手里牵出一条江”的英雄航道工（《大江奔腾》）。他们个个神形兼备，生动感人。黄声笑同志文化大革命前也塑造过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（如《站起来的长江主人》何铁牛），但正如他自己说的：“为什么要写英雄？当时不那么明确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”，又由于“那时路线觉悟低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掌握得不够，不知道怎样写英雄人物，所以何铁牛的英雄形象写得不够高大丰满，没有‘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’。”在文化大革命中，黄声笑同志认真学习样板戏的经验，他笔下的英雄形象就大有提高，《劈风斩浪送栋梁》中的刘向东是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。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，作者通过缜密的艺术构思，围绕特大枯水季节火速拖双排出川江这一中心事件，设计了刘向东与暗藏的阶级敌人周礼的矛盾，与舵工邵非的矛盾，以及与险恶的自然环境的矛盾，并让三组矛盾揉合在一起，同时还设计了“出巴山”、“走南漕”、“闯滚龙滩”、“过漩涡”、“西陵峡前扫迷雾”等几个典型场面，突出展示了刘向东急流挺进、“跟着革命路线走”、“大雾漫天不迷航”的高度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觉悟和“四海风云胸中装”的广阔胸襟，较好地做到了“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，使刘向东这个英雄形象，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，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崭新的战斗风貌。

社会主义诗歌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。在这方面，黄声笑同志也是作得非常出色的。他一直积极站在三大革命第一线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更是置身于斗争的急

流漩涡，从中锻炼自己，从中吸取诗情。可以说，《挑山担海跟党走》中的每一首诗都是革命激情冲击的结果，都是在“感而有思，思而积，积而满，满而作”的状态下产生的，因而无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诗中的激情，有时如大火燃烧，语言滚烫，有时如大江东去，一泻千里，浪涛拍天。正是这种强烈的革命激情以及他表达激情的方式，使黄声笑同志的诗具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大破了封建士大夫“温柔敦厚”的陈腐诗教，也扫荡了资产阶级或狂妄、或颓唐的诗风。

一个无产阶级的诗人，要充分表达革命的政治内容，必须寻找、运用相应的艺术形式。在这方面，黄声笑同志作了一些可贵的努力和创造。现仅从语言方面谈谈我们的看法。

通俗易懂、易记能唱，是黄声笑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。黄声笑同志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和学习民歌的基础上，大胆创新，勇于实践，为建立新诗的民族形式而努力。他的诗歌节调鲜明，韵律和谐，力避散文化，但又不受旧格律的束缚，充分吸取和发挥了民歌押韵比较自由、灵活的特长。他押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的诗一韵到底，有的诗中间自然变韵；一首诗中，有时押连句韵，有时押隔句韵，完全按内容的需要和音乐美的要求来安排。句式大体整体，基本采取民歌的形式，以五七言为基础，有时为了适合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，作者也把长短句结合起来运用，使句式错落有致、不拘一格，但竭力避免象“瓜藤子”一样十几字甚至几十字为一句的欧化长句。

精炼概括，生动传神，是黄声笑诗歌语言的又一特色。诗歌本来就要求语言的高度精炼，也是我国优秀的古典诗词的一个可贵传统。但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做到这点。黄声笑同志从反映今天的生活出发，批判地借鉴了古典诗词炼字炼句的传统，对诗的语言，字斟句酌，千淘万滤，使每句每字都尽可能具有巨大的含量，把意境完美地表达出来。诗集中，这样的佳句美不胜收。如“左手搬来上海市，右手送走重庆城”；如“一声汽笛两岸惊，排从山缝飞出来”；如“长江浮动一条街，搭肩一抖春风来”，等等，透过这种精炼而又想象丰富的语言，把英雄人物精神境界描绘得淋漓尽致，给作品带来了雄奇瑰丽的色彩。另外，象“烧开西陵峡中水，泡满五峰云雾茶”（《挑山担海跟党走》）、“八根枯柴撑屋顶，四片芦席当破瓦”、“一只破锅熬苦水，半边烂瓢舀风沙”（《毛主席给我幸福家》），格外精炼概括，耐人寻味，既发挥了古典诗句的对仗美，又克服了古典诗词刻意求工的弊病。黄声笑同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，除了艺术的千锤百炼、狠下苦功之外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能对于生活进行深刻的观察和体会。否则，闭门造车，就会使诗句越“炼”离劳动人民的口语越远，越“炼”越矫揉做作，最后使诗僵化。

上面是我们读了黄声笑同志的新诗集后的一些粗浅的体会。我们认为，黄声笑是中国工人阶级诗作者的一位优秀代表。全国解放使他得以跨入诗坛，文化大革命使他跃上了一个艺术高坡，我们殷切期望作者在今后的斗争中，更能不断地向革命的高峰和诗歌的高峰大胆登攀！